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王后的任性

孙圣英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王后的任性

孙圣英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后的任性/(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孙圣英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15)

ISBN 978-7-5404-8386-9

I.①王… II.①让…②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46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 18-2017-220

王后的任性

WANGHOU DE RENXING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孙圣英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邀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3.25

字 数:52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86-9

定 价:15.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纳尔逊	(1)
王后的任性	(9)
在巴比伦	(17)
卢森堡花园中顺时针排列的二十个女人...	(31)
土木工程	(37)
尼托斯	(63)
布尔热的三个三明治	(73)

纳尔逊

1802年冬，一座英国乡村庄园中，纳尔逊上将来出席晚宴。他刚一出现在挂满壁毯、到处摆放着枝形大烛台、铜制餐具、祖先肖像、花卉装饰画以及鲜花的客厅，客人们就一拥而上向他围过来。人们钦佩他，因为他是从哥本哈根战场回来的。男人们说他看上去很疲惫，女人们却觉得他很英俊。疲惫是肯定的，在目睹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自然会感到疲惫。

其实，自从他十三岁以水手的身份登上第三列战舰理性号以来，他早已体会过这种不适。对一名海员来说，这件事令人尴尬。他以为这种不适会过去，但是在三十年航海生涯中，他没有哪一天不是晕船晕得天昏地暗。

他坐在大窗户旁的一张扶手椅上，错落有致的花园尽收眼底，花园旁边是低矮的灌木丛，再外面是充当围墙的树林。人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他身边。一个内侍俯下身，朝纳尔逊递过托盘，酒杯在上面微微颤抖，纳尔逊取了

一杯，动作有失灵便。他是个瘦削的小个子男人，和蔼可亲，充满活力，十分英俊，但脸色可能略显苍白。他微笑起来好像一名正在扮演他本人的演员，然而依然难掩一种非常脆弱、易碎，时刻濒临崩溃的神情。

他的体形瘦长，穿着白色的袜子和饰有铁扣的鞋子，白色的裤子和马甲，外面穿一件蓝色的礼服，左边的口袋似乎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先令，礼服的衬胸上，巴斯勋章闪闪发光，他的双眼也在闪闪发亮，但是两边的光彩却迥异，右眼没有左眼明亮。他的手在取酒杯时之所以不灵便，是因为二十年前他在印度指挥护卫舰欣钦布鲁克号时染上了疟疾，此后就再也没有摆脱反复发作的发烧、头疼、多发性神经炎以及各种震颤的折磨。

客厅里，人们在谈论亚眠的和平问题，他们向上校提到一个撤离易北岛的敏感话题。有人递给他一份报道此事的报纸。纳尔逊把报纸斜着放在自己左手边，好像看不到的地方，其实他是在从侧面读——这也是由于卡尔维遭受轰炸期间，他所在的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战舰阿伽门农号刚好正在地中海巡航，一枚圆炮弹炸起的碎片崩了他一脸，让他彻底忘记了右眼的用处。

客人们纷纷就座，尽管人们早已提前为上

将把食物切成小块，他单手使用餐叉和餐刀的动作还是非常灵活——这是因为在特内里费岛旁的圣克鲁斯海域，纳尔逊意欲夺取由一艘敌船护送的载有大量黄金的忒休斯号时，一只火枪朝他开火，他的肱骨被打得粉碎，只能马上截肢，因此他的右臂再也不能用了。

上将就这样被迫变成左撇子，不得不重新学习写字，学习在餐桌上使用餐具——尽管他每天都得借助鸦片来缓解右边的幻肢带来的疼痛——他掌握得非常好，晚餐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此时纳尔逊看到天光日渐暗淡，人们很快就要插上蜡烛。在两道菜上菜的间隙，他突然起身，有些生硬地请求宾客们原谅他失陪几分钟，然后就退席了。他离开餐厅，穿过候见室和客厅，走出庄园，进入花园，客人们不由皱起眉头，面面相觑。

于是，独臂、独眼、还在发烧的上将来到树丛和花坛间，随后，他独自走入森林，中间还经过一个储藏室，他从中拿了个喷壶。他在熹微的天色中前行，他喜欢凝视乡村、树木、森林。他甚至可以住在这里，但是考虑到要再次出海，他还是更喜欢住到其他地方，以便投入随后的行动。

在林边，纳尔逊大步测量了一下从那里到第一排树木的距离：他选了一些相距二十多码

的点，在每个点上用石头做好标记。他在第一个点那蹲下来，打算挖个两到三寸深的坑——用一只手挖土相当不容易，然而上将早已经历过别的困难。挖好之后，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的并不是人们以为的一把先令，而是一打左右的橡子，他把一颗橡子塞到挖好的洞里，再把洞填好，仔细压实，浇上适量的水，他自己觉得适量的水——实际上稍微有点多——随后他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橡子用完为止。

他在做一件非常高瞻远瞩的事情：植树造林，而且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做。他一从海上回来，马上就到田野中种树，以便为后代的海上交通做准备。他心心念念着种树，因为树干可以用来建造未来的皇家舰队。他种下的橡子将会长成各种商船或者客船的桅杆、船体、甲板和中舱——尤其是用于建造战舰、各种排列整齐的海船、轻巡航舰、装甲舰、三桅战舰、驱逐舰，可以继承他的志向，继续在全世界的海洋巡航，为帝国带来更大的荣耀。

但是萨福克郡的大橡树不仅仅用于制造船舶，还能用来生产小桶和大桶——以及酒桶，人们也把酒桶搬到船上，它们可有大用处。这才有了后来的事情。在特拉法尔加，法国水手吉耶玛尔瞄准了在胜利号上大步前进的纳尔逊。子弹从左肩射入上将的身体，打碎了他的

肩峰以及第二节和第三节肋骨，打穿他的肺部，切断了一根肺部的动脉分支，最后打断了脊柱。人们思忖着该如何处置他的尸体。有人想起他的愿望就是埋葬在他的家乡，而不是按照人们通常对待死去的水手那样被扔到汪洋大海中。为了把他的尸体保存到回英格兰，人们把他装到一只烧酒桶里，贴上封条，然后紧紧地绑在船的主桅杆上，派重兵严加看守。

王后的任性

在我写下这句话的这只手的右边，首先延伸着一片粒状合成岩石方砖砌成的平台，它的围栏是一排有机玻璃，透过玻璃围栏，人们可以看到此处所看到的全景的下半部分，一排铝制的照明灯横跨在围栏上。平台正对一大片三角形的草地缓坡，缓坡下面是坡度更大的一片斜坡，可以说非常陡峭，下面紧挨着一片绿色的橡树林，风向好的时候，就会传来一股看不见的激流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水声。陡坡的尽头是一处大坑，可以称之为一道沟，一道峡谷，或者简单地称为沟壑。你去沟壑那里看看。

在正对这道沟壑的另一边，透过绿色橡树交错的树枝，人们能看到远处一条道路正好在与草地对称的斜坡上方形成一条横线。在更高一点的地方，这片田野的四周围绕着树篱，树篱之间绵延分布着一片牧场，牧场上全是名副其实的奶牛。这些奶牛除了吃草，生命中似乎就只有根据是否需要阴凉而跟着阳光的轨迹移

动一件事，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好操心的。这个畜群看上去不超过二十几头，它们现在正好处在正南方。好。现在让我们从南向东转动，然后再接着向北，如此等等，即按照逆时针的方向，让我们环顾整个地平线，直到再次看到这群动物，看看它们，也就是这些奶牛，在此期间是否也在移动。

牛群的左边是一座农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牲畜就是这个农场的。关于这家农场，人们只能看到它的部分建筑：首先是一堵宽阔的墙壁，上面牢牢地覆盖着石板岩的屋顶，很可能是典型的当地住房特色；其次，毗邻石板岩屋顶的是另一栋建筑的可见部分，上面覆盖着可能叫艾瑞的东西。这座建筑也许是附属部分，或者是农场附属建筑中的一座。人们只能看到这些房子的一部分，它们掩映在植物之中，不细看几乎发现不了。我们待会再回来谈植物的问题。我们可能也必须重新回到植物的话题，我们也许能够，也许必须从它们开始，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因为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在名为《命运的微笑》的短篇小说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篇描述或者叙述中，很难将每一样东西都放在它确切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在说话或描写的时候不可能同时穷尽所有内

容，不是吗？因此应该确立一种秩序，确定重点，这样就很有可能会打乱话语：所以必须回到植被，回到大自然的话题上。这个框架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我们一开始试图理清的人文类物品——设施，建筑。

这座农场从南边看几乎看不清楚，它旁边是一大片森林，我们努力看得更远、更清楚一些。在东偏东北这一侧的轴线上还有另一座农场，它不像第一个那样绿树掩映，位置也更偏僻。它其实是一群农场，有五六家，墙壁和屋顶都是五颜六色的（暗玫瑰色、崭新的白色、褪色的黑色、米色以及鲜黄色），它们的材质也相同（石板岩或瓦片、石头、瓦楞铁皮、粗涂灰泥层、材质不明的金属）。我们所处的位置足够远，离这组建筑大概有两三公里，因此我们不禁有些犹豫：是应该把它仅仅看作一处规模较大，甚至可以说非常大的农场，还是根据它的状况贸然称之为小村庄，甚至偏远之地呢？你往小村庄走。紧挨着村子的地方，显露出一些村庄的传统特征：一条小路，一条大道，一座横跨在河流上的桥梁，就是这条向南流去的河冲出了那道沟壑。这些特征人们其实不难分辨，因为此处更加稀疏的植被，将我们与它们隔开了一定的距离。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关注一下我们此次叙述